

通鑑總類

二十

經術門

漢雋不疑以經術明大誼



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犇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

詔諸儒會白虎觀

通鑑卷之二十一

經行門三二八

建初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章帝從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後唐田敏刻九經板

後周廣順三年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學術門

吳孫權謂呂蒙不可不學

漢建安十五年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宋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永初三年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用儒門

漢宣帝不聽太子用儒生

甘露元年宣帝所用多文滻吏以刑繩下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樊準乞下詔博求幽隱

延平元年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寢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

卷之二十五

通鑑卷之二十五

月儒月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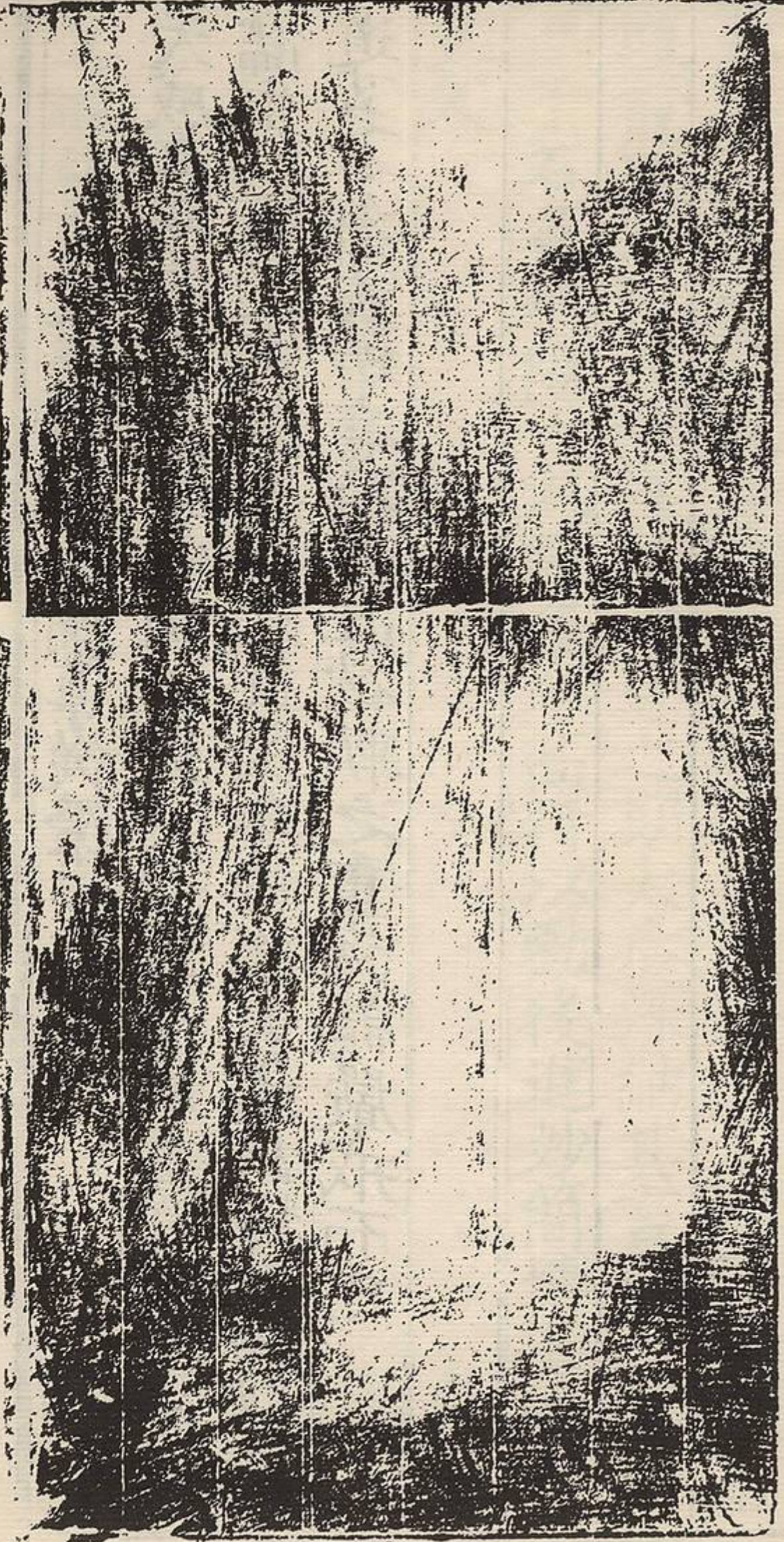
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暑之忠習談談之辭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後唐擇名儒輔導從榮

天成二年明宗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
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
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制科門

唐策試制舉之士

元和元年策試制舉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

韋貫之署牛僧孺等爲上第

二年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揚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考策官貫之署爲上第憲宗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憲宗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憲宗不得已罷垍爲戶部侍郎涯爲都官員外郎貫之爲果州刺史後揚於陵爲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白居易爲牛僧孺等上疏

白居易上疏以爲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爲關外官揚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廬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旣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李郃乞回所授以旌普直

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後周設賢良方正等科

顯德四年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

貢舉門

唐以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開元二十四年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郎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達奚珣不敢黜國忠子

天寶十二載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

通鑑總類卷一

音泉月四二四

科舉門

策貢士於洛城殿

載初元年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選舉宜得實才

長壽元年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誼誼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然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賞罰而已

通鑑總類卷十

選舉門四十五

楊綰上疏請考實行

廣德元年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代宗命諸司通議李栖筠賈至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字

爲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
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
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日以聞縮又
請置五經秀才科

段文昌言錢徽取進士不公

長慶元年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
恨之宗閔又與元稹爭進取有隙楊汝士與錢徽掌貢舉時
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
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
楊毅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
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

四五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十六

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朗
等十人貶徽宗閔汝士等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
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

南唐江文蔚取士專任至公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
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
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
蔚知貢舉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
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

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

徐鉉言貢舉不宜遽罷

三年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

薦舉門

漢王章為王鳳所舉不親附鳳

陽朔元年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

宋弘薦桓譚責其鼓琴

建武二年以太中大夫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給事中光武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灑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光武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光武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光武改容謝之

通鑑紀事本末

為舉門四八

閔仲叔辭侯霸而去

五年侯霸為大司徒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周舉劾奏左雄

永和三年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

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皇甫規薦張奐自代

延熹六年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由是拜武威太守及規爲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爲度遼將軍以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袁奐不肯作書罵劉備

通鑑紀事本末

萬景門四九

古

建安元年初備在豫州舉袁奐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魏盧毓薦管寧韓暨崔林常林

景初二年明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明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以韓暨爲司徒

晉韋忠不從張華之辟

元康九年裴頌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

符秦命牧伯守宰舉人

升平五年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

謝安舉兄子玄

太元二年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宋殷景仁引劉湛反成猜隙

元嘉十二年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旣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閒已猜隙漸生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

北魏李彪不藉舉主

齊建武四年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以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材學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踈之冲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數與冲爭辨形於聲色自以身爲灑官它人莫能糾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爲人酷急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依事求實ウツナハ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所引道徳總類六一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爲具門五一之除名而已

隋楊素屢薦封德彝

開皇十五年楊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文帝文帝擢爲內史舍人

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賢

貞觀元年太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太宗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太宗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

世之人德彛慙而退

常何薦家客馬周

三年在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太宗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後奉使稱旨太宗以常何爲知人

魏證坐繆舉仆碑

十七年初魏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太宗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褚遂良者太宗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陪所撰碑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

乾封二年高宗屢責侍臣不進賢衆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讒者已指爲朋黨滯淹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矣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高宗深以爲然

郭翰薦狄仁傑

垂拱二年狄仁傑爲寧州刺史監察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

朝徵爲冬官侍郎

狄仁傑舉其子爲郎

聖曆元年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畜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

久視元年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

四世二

通鑑總類卷十

薦舉門五十三

學縕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張循憲請以已官授張嘉貞

長安二年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

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已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韋嗣立薦岑羲不以伯父為累

四年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明皇薄魏知古負姚崇

開元二年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崇二子分司

通鑑總類卷二

薦舉門五十四

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明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明皇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明皇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遂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又乃許之知古罷為工部尚書

盧懷慎薦宋璟等

四年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

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錄明皇深納之薨
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陳少遊以納賄換職

大曆元年以陳少遊為桂管觀察使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
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
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
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

楊綰薦顏真卿與關播

十二年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代宗即日召還以為
刑部尚書又薦淮南判官關播擢為都官員外郎

賢人豈肯隨牒舉選

○六三

道鑑類卷一

高皇用三二

十四年湖南王國良為盜代宗遣關播招撫之辭行代宗問
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代宗
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對
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
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代宗悅

陸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貞元八年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
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未幾或言於德宗曰諸司所舉
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德宗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
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
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

口上煩聖聰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其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德宗竟追前詔不行

鄭注舉李款自代

通鑑總類卷十

薦舉門五十六

大和八年以鄭注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文宗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

開成二年文宗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韓偓薦趙崇王贊自代

天復三年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昭宗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昭宗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昭宗曰趙崇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

薦爲相昭宗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僊濮州司馬昭宗密與僊泣別僊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

後周嚴連坐之法

顯德二年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人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敷官並當連坐

銓選門

北魏選舉失人自崔亮始

梁天監十八年北魏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待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之選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名行哉又薛琰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

四五九

通鑑總類卷一

金選門五八

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北齊辛術選士必以才器

承聖元年北齊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表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揚愷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唐劉祥道杜正倫欲清入流

顯慶二年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知吏部選事祥道以爲今選

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高宗命正倫與詳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裴行儉張仁禕定銓選之法

總章二年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貞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

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較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時人謂之南選

儀鳳元年敕桂廣文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魏元同言銓選之弊

永淳元年魏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未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惜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品官皆委尚書省奏擬

景雲元年舊制三品以上官毋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通鑑總類卷一 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謂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

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開元四年或言於明皇曰今歲選叙大濞縣令非才及入謝明皇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左遷刺史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吳兢言選人書判宜委有司

十三年明皇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具兢上表以爲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明皇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裴光庭奏用循資格

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然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官吏入仕途多

二十一年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甲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吏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張奭面試曳白

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明皇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群議沸

騰安祿山入言於明皇明皇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遙晉卿倚皆貶太守同考官判官禮部郎中裴肫等皆貶嶺南官

楊國忠徇時人所欲

十一載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徇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劉迺以選事未善

十二載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迺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爲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畱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沈既濟上選舉議

大曆十四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

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心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之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然可觀邇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

後唐郭崇韜欲革選人僞濫之弊

同光二年自唐末喪亂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考課門

晉杜預黜陟之法

泰始四年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漚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上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漚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摠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漚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漚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四世

通鑑總類卷二

考課門六四

北魏廣陵王羽奏三載考績法

齊建武元年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鎮列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去十五年京官盡經考為三等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主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

魏主親考公卿善惡

魏詔曰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緩朕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必思滯無妨於賢者才能

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已下尚書量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王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入無怨者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從削奪又謂尚書任城王澄

通鑑總類卷十

考異用五五

一

廿

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子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務農門

北魏韓麒麟乞勸課農桑

齊永明五年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袷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饑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蠶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屨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貧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詔有司開倉賑貧聽民出關就食

後唐李琪言稅農養兵之弊

同光三年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馮道誦聶夷中詩

天成四年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明宗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吳越王不稅墾田

後漢乾祐二年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弃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杜之國門國人皆悅

後周竇儼疏諫增履畝之稅

道監總類卷十

務農門六十七

元

顯德四年竇儼上疏曰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旣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

世宗留心農事

五年詔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人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稅賦門

隋蘇威奏減賦役

陳太建十三年隋以蘇威兼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

唐楊炎作兩稅法

建中元年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

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歛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摠統於度支德宗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趙贊奏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諸道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德宗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室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吳徐知誥蠲丁錢稅穀帛

後梁貞明四年吳徐溫還鎮金陵摠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絀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楚王不征商旅

後唐同光三年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

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
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
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
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催科門

唐陸贄奏定徵稅期限

貞元十年陸贄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
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
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
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
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
定徵稅期限

陽城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十四年左遷陽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
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

三十一

通鑑卷一百一

催科門二十一

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
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
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
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
道逸去

李渤排度支徵遠年逋欠

長慶二年判度支張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
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
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穆
宗詔悉免之

盧攜乞停徵殘稅

乾符元年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
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
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
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爲麩蓄槐葉爲齏或更衰羸亦難采
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
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
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
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它徭朝廷儻
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
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僖宗從其言而有司竟
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

晉趙季良勸王愛百姓

後梁龍德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
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
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
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

後唐劉昫奏蠲免逋租

清泰元年初潞王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
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
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
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詔長興以前戶部及
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

而三司吏怨之

後晉張鑄乞緩稅墾田

天福三年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後周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

顯德三年世宗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通鑑總類卷第十



